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八十五回 貪功入廟身遭險 巧言難哄有心人

詩曰：乘車策馬比如何，御者洋洋得意過。
不是其妻深激發，焉知羞恥自今多。

什麼緣故？聖賢云：「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，人皆有之。」人有一時自昏，偶然昧卻羞惡之心，或因人激發愧悔，自修做出義來的。這套書雖是小說，可是以忠烈俠義為主，所以將今比古，往往隔幾回搜討典故，作為榜樣。此段又引出一個趕車的來：春秋時齊國晏嬰為齊相，有一趕車的，不知其姓名，其妻號為命婦。一日，給晏子趕車入朝，適到自己門前，其妻從門隙窺之，見其夫為晏子趕車，擁蓋策馬，意氣洋洋，甚自得也。到晚，即速而歸。其妻求去。趕車的驚而問之道：「吾與汝夫婦相安久矣，何忽求去？」其妻回答：「始，妾以子今暫為卑賤，異日或貴顯，故安之久。今見子之卑賤之日，倒自足自滿，得意洋洋，也似乎卑賤無期之日。」趕車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

其妻道：「妾觀晏子身長不滿三尺，若論其身為齊相，名顯諸侯，不知當何如驕傲，何如滿盈。乃妾觀之志氣，恂恂自下，若不知有富貴者，則其意念深矣。若子身長八尺，偉然一男子，乃為僕御，若汝有大志，不知何如愧悔，何如悲思。乃妾觀子之志氣，則洋洋自足。洋洋自足，是以卑賤自安也，他何復望，是以求去。」御者聽了，不覺羞慚滿面，深深謝過，道：「請從此改悔何如？」其妻道：「晏子之過於人，亦此改悔，謙沖之智耳。子信能改悔，則是能懷晏子之志，而又加以八尺之長，若再躬行仁義，出事明主，其名必揚矣。」御者甚喜。御者致謝其妻，道：「蒙賢妻教戒，始知進修有路。」

其妻道：「妾又聞，賤雖不可居，若背於義，則又寧居之；貴雖可為，若虛驕而貴，則又不可也。」御者感謝。自此之後，遂自改悔，學道謙遜，常若不足。雖仍出為晏子趕車，而氣象從容，大非昔比。晏子見之，甚是驚異，因詰問道：「汝昔糾糾是一匹夫，今忽雍和近於賢者，斯必有故。」御者不能隱，遂以其妻之言實對。晏子聽了，大加歎賞道：「汝妻能匡夫以道，固為賢婦。汝一改悔，便能力行，亦非常人。」因見景公，薦以為大夫，顯其妻以為命婦。君子謂：命婦不獨匡夫，自成者遠矣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道士須知結善緣，害人害己理由天。
佛門反作賊徒穴，口說慈悲是枉然。

且說胡小記、喬賓進來，俱都問了姓氏，彼此落坐，復獻上茶來。徐良索性就把這個說了，求老道給占算占算賊的下落。老道滿口應承，並不推辭，就把金錢卦盒一搖，說：「還有一件，幾位施主，我要把他占將出來，保你們一去就能將他拿住。可有一件事，我出家人慈悲為懷，善念為緣，你們要拿住他時，必須要勸他改邪歸正，千萬不可殺害他們的性命。你們要結果他的性命，豈不是貧道損了德了嗎？」徐良說：「既是有道爺這麼說著，我們絕不殺害他的性命。要是勸解他不聽，我們也把他放了，也不結果他們性命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們要是捉著他，也是打廟內捉著他。」徐三爺說：「你得指告在那地方？是那個廟門？」老道說：「我這句話說出來，就怕不妥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只管說罷。你要怕我們把他殺了哇，我們起個誓。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就見艾虎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」栽倒在地。徐良就知道是中了計了。再看胡小記、喬賓過去一攬。

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這是怎麼了？」焉知曉借著攬艾虎的這個光景，也就眼前一發黑，覺著腿一軟，「撲」也栽倒在地。徐良一回手，拉刀掏鏢，梁道興手中的卦盒，衝著徐良面門打來。徐良一閃，回手就是一鏢，也沒打著老道。老道躡出屋門之外，喊叫：「二位賢姪快來！」徐良並不追趕，他淨看著這幾個人。

你道這個是什麼緣故？這個老道本是與崔龍、崔豹叔姪相稱，他外號人稱妙手真人，綠林的大手，與吳道成、蕭道志、黃道安皆是師兄弟。他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風流羽士張鼎臣，一個叫蓮花仙子紀小全。崔龍、崔豹與張鼎臣換帖，沒事也常往廟中來。這個老道雖是綠林，如今不出去偷盜竊取，就在廟中一半算卦相面，畫符鎮宅，若有在廟中投宿的官府客人，仍是結果他們的性命，盡其所有作了一號買賣。一年之中，也不定作著這麼三號兩號的，作不著也不定。可巧這日晚間，崔家兄弟前來見了老道，就把自己的事情學了一遍。老道就教他們在北邊屋裡去，說：「不可聲張。他們要是追將進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他們出去，就聽見房瓦微然一響，暗把小童教好，教他如此如此的說法。

徐、艾二人進來，假說卦爻，說算出來是四個人，其實是崔龍說的。見了他們，淨是一派的好話，其實茶中早下上蒙汗藥了。追了半天賊，那一個不渴，就是徐良單單的沒喝。

怎麼個緣故？他一見這個老道臉生橫肉，說話聲音宏亮，雖然上了點年歲，究屬不像善良之輩。徐良總疑著那個賊在廟中哪，可又不能指責，瞧艾虎他們喝茶，就怕他要上當。

到如今一看，還是不出他的所料。見艾虎一倒，他就亮刀，就掏鏢。給了一鏢，如何能打著他，一回手，「騰」一聲，正打在隔扇之上。老道出去叫人，崔龍、崔豹兩個人過來。

徐良不敢出來，怕艾虎他們三人有傷性命，倒把他大環刀插入鞘中，把緊臂低頭花妝弩拾奪好了，預備了飛蝗石子，鏢囊袖箭。三個人叫他出去。老道也脫了身穿長大的衣，利落緊衫，手中提了一口寶劍，外邊就罵：「山西人快些出來受死！」徐良說：「得了，道爺你饒了我罷！出家人慈悲為本，善念為緣，是你說的不是？你慈悲我罷，不然我給你磕個頭。」梁道興焉知是計，說：「我本要饒恕於你，我兩個把姪的機關已漏。也是活該，你們的大數已到，休要怨我，出來受死罷。」將說到「死」字，這個「罷」字還沒說出來，見他一矮身，像是要磕頭的樣子，一低腦袋，「撲」的一聲，正中在妙手真人的頸喉咽喉。也是因為他受這一個頭，把這一條性命就斷送了。「撲」，死屍腔栽倒在地。又與崔龍、崔豹說：「還有你們二位，我也給你們二位磕個頭罷。」這兩個人眼瞅著一個頭磕死了一個，如何還敢受他那個？也不敢與他交手，明知他那口刀的利害，撒腿撲奔正南就跑。徐良也不肯輕饒這兩個人，二指尖一點，左手一指，右手一指，兩枝袖箭「撲哧撲哧」，盡都釘在崔龍、崔豹的身上。仗著一樣好，打的不是致命的地方，兩個人連躡帶迸，逃躡了性命。徐良說：「便宜你個烏八日的。」

徐良總是為難，不敢離開這個所在，明知有涼水就把三個人救活，又不敢離開此處。

自己離開此處，過來一個人，就把三個人性命結果。左思右想，一點方法沒有。忽然間，看見對面黑忽忽有一物件，對著天井的西院。看看天光快亮，出去一瞅，歡喜非常，原來是有一個養魚的魚缸。進來取了茶碗，拿老道的衣服搽了個乾乾淨淨的，出來往魚缸裡舀了一碗涼水，也顧不得髒淨。回到屋中，見木盤子裡現有竹籤子，拿了一根，先把艾虎牙關撬開，將水灌下去。復又舀了一碗，灌了胡小記，又灌了喬賓。不多一時，三個人腹中「咕嚕嚕」一陣亂響，俱都爬將起來，嘔吐了半天，轉眼一瞅，齊說：「是怪道哇，怪道！」徐良說：「你們都起來罷，不怪。」艾虎說：「這個牛鼻子那裡去了？」

徐良說：「不用說了，咱們是上了老道的當了。你就是別罵老道。」胡小記說：「咱們也真不害羞，幾次三番，咱們要不虧三哥，早死多時了。」艾虎說：「到底是怎麼件事情？」徐良說：「茶裡有東西。我是一點沒喝。我看著那個老道臉生橫肉，不像善良之輩，故此我沒喝茶。」艾虎問：「他們那裡去了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把老道打發回去，崔龍、崔豹給了他們兩枝袖箭。」如此如彼說了一遍。艾虎說：「我們已經醒過來，咱們廟中各處搜尋搜尋，還有別人沒有？」

喬賓同三位英雄出去，各處尋找了一番，對艾虎說道：「廚房之內有兩個人在那裡睡覺，俱都讓我捆上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這兩個人俱有六口多歲了，看著他們也是老而無用的人。」徐良說：「那必是兩個香火居士。若要是和尚廟中，與和尚使喚的，就叫老道；要是老道廟中，與老道使喚的，就叫香火居士。那必是與他們使喚著的人，把他兩個提溜過來。」艾虎答應一聲。出去不多

時，就把兩個老頭提溜過來，扔於地上。徐良一問，這兩個也不敢隱瞞，就提他們胡作非為，每遇到廟中投宿的，結果人家的性命，屍首埋在後院，他還有兩個徒弟沒在廟中，把這些個事細說了一遍。徐良說：「少刻把地方找來，你就將這個言語只管對你們太爺說明，準保沒有你們的事情。不要害怕，我們是按院大人那裡辦差的。」兩個人情甘願意。

天光大亮，就叫胡小記出去，把本地地方找來。不多時，特地方找來，見了徐良、艾虎等，俱都行禮。少刻，就將跟隨大人辦差，怎麼知曉這裡有賊情，奉命辦差的話說了一遍。地方一聽，嚇的膽裂魂飛，就知道他這個禍患不小。徐良說：「我們也沒工夫，還得辦事去呢。就把此事交與你們本地面官就是了。這裡還有在案脫逃的。若問賊證，就問這兩個香火居士，他們俱都知曉。」地方俱都聽明白。又說：「還有崔豹、崔龍之興隆店，叫你們本地面官鎖店拿賊。」徐良說畢，他們大家起身。地方交給當官審案辦差，就不細表了。徐良與艾虎等大家起身，直奔武昌府的大路。走了幾日，歸了大道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亦不多表。

這日正走，打聽說歸了武昌府的管轄地面。打完了早餞，將出飯店，有人在艾虎背後叫道：「艾五爺上那去？遇見你老人家，這可就好了。」艾虎一瞧，不認識，二□多歲的年紀，大葉披巾，翠藍箭袖，絲鸞帶，薄底靴子，乾伴的模樣。艾虎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我不認的你。」那人跪下磕頭道：「五爺連小的都不認的了？我叫白福。」說著話，眼淚直往下落。「我家相公爺，是你老人家的大盟兄。」艾虎說：「哎喲！是的。」說：「起去。」白福起來，又與徐良、胡小記、喬賓磕頭。徐良問道：「你們騎著馬，怎麼今日才走到這裡？」從人說：「你們幾位爺們別走了，到店裡我有要緊話告訴你們爺們。」幾位跟著白福到了店中，奔到五間上房，許多從人迎出來說：「你們爺們到了，可就好了。」挨著次序磕頭。俱都教他們「起去」。進屋中，大家坐下，立刻叫店中烹茶。徐良這才打聽說：「有什麼話說？你家主人那裡去了？」白福說：「我家主人丟了好幾天了，無影無形，不知去向。你們眾位爺們，看看奇怪不奇怪？」徐良問：「倒是怎麼丟的哪？」從人說：「這個話也就長了。頭一天住在這個順興店，這個鎮店叫魚鱗鎮。第二天早晨起來要起身，天氣不好，濛濛的小雨，打了坐地尖，自然就落程了。我家相公究屬心中煩瑣，吃完了飯，睡了一覺，自己睡醒，就覺身上倦懶，我們勸著他老人家散游散游。自己出去的時候，連我們誰也沒帶。每遇出去，沒有不帶從人的時候，單單這天，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。再說腰間帶著一二兩銀子，一二百錢。就打那天出去，至今未回。我們大家出去四下打聽，一點影色皆無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家主人有什麼外務沒有？」回答：「一點外務沒有。在家中不是習文，就是習武，永不隻身一人出門。」

艾虎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大家出去找找，誰要聽見什麼信息，咱們俱在店中會齊。」

胡小記點頭。大家吃了茶，復又出來。單提艾虎，他是愛喝，找了個小酒鋪進去要酒。

忽然進來一個醉鬼，把白大爺的事說出。若問原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